

电影《绿茶》原著兼编剧
庄重文文学奖、春申原创文学作品奖获奖者
金仁顺最新小说集

挥动温婉刀锋割开生活的肌骨
切出冰块堆砌爱情积木塔

金仁顺◎著

松树镇

SONG SHU ZHEN
JIN REN SHUN

松树镇

金仁顺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松树镇 / 金仁顺著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33-0835-9

I. ①松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01529号

松树镇

金仁顺 著

责任编辑: 东 洋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8.25

字 数: 189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一版 201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835-9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1	松树镇
22	在敦煌
38	神会
53	梧桐
70	三岔河
89	桔梗谣
104	秋千椅
119	人说海边好风光
136	拉德茨基进行曲
146	去远方
162	莫莫格
179	云雀
200	爱情诗
215	蛇
227	芬芳

松树镇

我们到达松树镇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，在火车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小时，空气已经变得清新沁凉，夹杂着怡人的松香气息。火车站很小，还是三四十年代日本人修铁路时盖的，灰扑扑脏兮兮的。几棵美人松也是那时候栽的，早就有了腰身，拧着股劲儿一直拔到天上去。

来车站接我们的赵红旗、张景乾、小莫都是我堂兄的朋友。他们四个加上另外四个人，年纪差不多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既是同学，又是邻居，性情相投，初中时候燃香磕头拜过把子。八个少年形影不离，好勇斗狠，名噪一时，连社会上的混混也让他们几分。

赵红旗是典型的东北大汉，个子高，块头大，像截铁塔似的，是私营煤窑的煤窑主；张景乾是副镇长，是“有身份的人”，举手投

足之间总有股“看山是山，又不是山”的劲儿；三个人里面，小莫最有亲和力，他长了一张喜气洋洋的脸，笑口常开，我们这次住的旅馆就是他家开的，他们开来的丰田越野车则是赵红旗的。

松树镇坐落在山间，四条街组成个“井”字，也有小贩叫卖也有妇女站在街边聊天，孩子四处跑，但松树镇就是给人一种很沉静的感觉。夕阳西下，云彩在山顶上飘荡，像镶了金边的婚纱裙子。

他们在镇子里最大的饭店给我们接风。而“最大”也不过四五十平方米放六张桌子而已。老板娘高大丰满，眉毛文得像毛毛虫，上下眼线也都文了，在眼角处向上那么一挑，把眼睛变成了两尾写意小鱼，嘴唇抹得红彤彤的，她跟赵红旗张景乾小莫熟得很，招呼我们坐下喝茶吃瓜子。

赵红旗不看菜谱儿，交待老板娘：“挑好的弄一桌。”

“你们来这里拍电影？”赵红旗问，“这里有什么好拍的？”

“这个电影是生活在煤矿的几个初中生的故事。”我说。

“具体情况呢？”

我大概地讲了讲几个细节，讲到主人公男生被录像厅老板娘勒索，后来跟同班女生借钱不成，差点儿杀了这个女孩子时，赵红旗他们没有流露出任何惊奇的表情，他们似乎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真事儿，听完后，觉得不过瘾似的说起学校里其他的一些恶性案件。有几个初中生，把学校里刚来的英语老师强奸了，事发时教室里还有另外几个男生旁观。还有几个女生，只因为一个女生长得太漂亮，让她们看不顺眼，就上去一顿拳打脚踢，差点儿毁了她的容，她们被抓到派出所后，还跟警察叫板：“我们没到法定年龄呢，又没杀人放火，你教育我们几句不还得把我们放出去嘛。”话题逐渐扯远了，他们又说起其他的社会案件，最近镇里有个很有名儿的煤窑主被人

枪杀了。这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合开煤窑，开始时也是小打小闹，但慢慢地干大了，几百万资产是至少的，他想和合伙人拆伙单干，结果没等签合同，就被干掉了。

“绝对是他身边人干的。”小莫说，他跟这个老板是朋友，事发后他接到消息，赶在警察前面去了趟现场，室内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从伤口上看，是凑近了太阳穴开的枪。

“活儿干得相当专业。”

“说这些事儿，”张景乾提醒小莫，“也得看看地方。”

“不就我们这一桌嘛。”小莫说。

我们说话的过程中老板娘开始上菜。

“好好伺候着。”赵红旗跟她开玩笑说，“他们是来拍电影的，没准儿弄个三陪小姐之类的角色让你演演。”

“你又有老婆又有老铁，还有好几个小蜜，”老板娘笑微微地说，“哪儿轮得上我啊。”

小莫正咬着瓶盖，听见老板娘的话，咯咯笑。

我们喝的是白酒。来之前我给周为和方磊讲过，煤矿的人野，直率爽气，跟他们喝酒，能喝要喝，不能喝也要喝。如果你有酒量却不喝，他们就会认为你很假，不实在，瞧不起人。而一旦给他们留下坏印象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

周为和方磊喝得很痛快，半小时没到，两个人就先后冲到卫生间吐了。

“不能喝你们不早说，”赵红旗说，“看你们上来就干杯，我还以为碰上高手了呢。”

张景乾叫老板娘泡壶热茶来。

老板娘泡了壶茉莉花，还洗了山楂。

“吃山楂解得快。”她把盘子放到周为和方磊的面前，跟赵红旗说，“别往死里灌人家，跟土匪似的。”

“你跟我这么说话，”赵红旗说，“就像土匪老婆似的。”

“土匪老妈还差不多。”老板娘笑着回敬了一句，抓了把瓜子，到外面跟厨师聊天去了。

我们吃完饭出来，天黑得透透的，星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射过来的长矛，穿透黑夜的帷幕，露出点点银亮的矛尖。镇子很静，在酒桌上听了那些故事以后，这种静谧变得阴森和杀机重重了。

小莫家的旅馆是一栋两层小楼，一共八个房间，厕所是公用的，没有洗澡间。唯一一间带浴室的房间，是小莫自己用的，他带我们去看他的浴盆，他介绍那两条金龙鱼的样子就好像它们是他的儿子。

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夏末秋初的季节，洗脸的水居然冰手。洗过脸后，神清气爽，我们散步走过两条街，去昨天吃过饭的饭店。街上不少骑自行车上班的人，铃声嘀铃铃响，树上还有雾气没有退尽，像丝丝缕缕的白絮。空气又凉又湿，有重量似的。

赵红旗和张景乾先到了，餐桌上摆着煮鸡蛋、馒头、葱油饼、小米粥，几个凉菜都是大盘的，老板娘跟我们打了声招呼就进了厨房，接着听到里面一阵声响，她又端出四盘热菜来。

“弄得太隆重了。”我说，“平时我们都不吃早餐的。”

“也没什么好吃的，你们将就将就，”赵红旗说，“晚上我看看能不能弄个野包子，烤着吃吃。”

“千万别。”我们几个直摆手，连说好几遍，务必让赵红旗相信我们是认真的，不是跟他客气。

“那吃蛤蟆吧，现在的蛤蟆最肥。”赵红旗问小莫，“嘿，对了，老吴不是会捉蛇吗，让他捉两条来。”

“千万别，千万别。”我们又开始猛摆手。

“我最怕蛇了。”我说。

“切成段炖熟了，你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。”小莫说，“女孩儿吃毒蛇还美容呢，脸上不长疙瘩。”

“我宁可长疙瘩。”我说。

周为和方磊也坚决反对吃蛇：“从现在开始除了绿叶儿的东西其他的我们都不吃了。”

张景乾让我们逗笑了，对赵红旗说：“给他们弄点儿新鲜榛蘑炖老母鸡。”

吃完了饭，张景乾去上班，赵红旗开车，带着小莫跟我们去山上。公路像层层捆缚山的绳索，我们像陀螺似的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，往下面看时，松树镇变成了一个漏斗的底座。又开了一会儿，一些小煤窑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，规模不大，大部分是斜井，往外运煤的小火车车厢，跟棺材差不多大小，开动的时候咣里咣当地响。工人们每天坐着这些小火车进掌子面工作，下班再坐这小火车出来。

赵红旗和小莫谁都认识，方磊和周为拿着摄像机取景的时候，他们跟煤窑主，或者主管聊天。

他们无一例外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。赵红旗说我们是拍电影的，他们的回答全都一样：“这地方有什么好拍的？！”

“是煤矿里一些中学生的故事。”赵红旗说。

他们很快谈起真正关心的事情：贮藏量怎么样？煤质如何？找到买家没有？今年冬天的煤价是涨还是降？他们都为钱焦虑，工人的工资拖欠得太久了，再不赶紧把煤发走弄回钱来，不知道哪天刨煤的大镐头就刨到他们的脑袋上了。

“你们早晨醒来，一抬头看见的是太阳初升。”赵红旗对我和

小莫说，“我每天睁开眼睛，先得琢磨这样那样的费用，没有个三千四千的，推不开门啊。”

“进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？”小莫接话，转头跟我说，“有钱的时候，唱卡拉 OK 他给我们一人找三个小姐。”

我们的笑声在山坡上滚动，方磊隔着百十来米，把镜头转向我们，赵红旗踢了小莫一脚。

赵红旗的矿在小煤窑里算大的，除了一个斜井，还有个竖井，他说这个竖井是以前国营煤矿留下来的，现在也能用，但太深了，有二百米呢。

我拽着井边防护用的绳索，探头往下看，黑黑的一柱空洞，通向地心，看得人眼晕。

方磊没敢上去，他是南方人，白白净净的，现在脸色更加苍白，他见我从上下来，说我：“真是心狠手辣的女人。”

“你知道左拉吧？法国作家。”

方磊说知道名字，但没看过他的作品。

我说左拉有一次去煤矿做实地考察，在一百五十多英尺的井下，看到一匹高头大马拉着满满一车煤在隧道中走，他问向导：“你们每天是怎么让这匹牲口进出矿井的？”矿工们以为他在开玩笑，都笑起来。后来发现左拉是认真在问，才回答他说：“这马还是小马驹，还能塞得进我们下来时乘的罐笼时，就被运下来了。这马是在井下长大的，因为没有光亮，一两年后它的眼睛就全瞎了。它在这煤道里面拉车拉到死为止，然后被埋在这里。”

“左拉把这件事情写到了他的小说里面。”我说。

方磊的眼睛湿湿的，转身走了。

周为和赵红旗他们也听见了我的话，谁也没说什么。

我们在山上看到更多的被废弃的矿井，井口边煤渣石成堆地堆着，一度被工人们踩出来的小路重又被荒草覆盖，斜井像个既敞开又遮掩的房间，仿佛是专为罪行和勾当准备的；有一些竖井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深度少则十几米，多则几十米，有的井口边上长满了杂草，周为说这些杂草是“塞壬的歌声”。

赵红旗和小莫不知道什么是“塞壬的歌声”，我解释了几句。

“你们文化人，”赵红旗说，“说话带拐弯儿的！”

“景乾没准儿能知道。”小莫说。

“你觉得这地方行吗？”我问周为。

“我想要的东西，这里差不多都有。”

周为想在山坡上面找一棵树，不要树林，要孤零零的一棵，越老越高越粗越枝叶如伞越好，最好是梨树。他描述我小说里面的场景，问赵红旗和小莫有没有可能找到。

“就算有那样的树，”赵红旗说，“也早让人砍了。”

临下山前，小莫采了一大把雏菊放到车的后备箱里。

我们回饭店吃午餐，第三次登门，才注意到牌匾上面的五个大字：甜蜜蜜酒家。

饭店里另外有两桌客人，喝得脸红脖子粗的，张景乾坐在他们中间，脸已经是猪肝色了。我们一进门，赵红旗和小莫立刻被人拉过去，一直到我们这边菜上齐了，他们才回来。

“我看你们吃得都不多，”张景乾说，“让他们少炒了几个菜。”

少也还有八个呢，而且桌中央的蘑菇炖老母鸡是用盆盛上来的。赵红旗问喝不喝酒，周为说，下午还要去学校看景，不喝了吧？

“行，不喝就不喝。”赵红旗一边让老板娘盛饭，一边给我们每人倒了杯啤酒，“当水喝，爱喝多少喝多少。”

我们的饭没吃上两口，邻桌有个人拎着三瓶啤酒，带着杯子走了过来，他说他是红旗、小莫、镇长的朋友——说到张景乾时他冲他嘿嘿一笑：“我有点儿高攀哈。”——而我们是他朋友的朋友，当然就是他的朋友。

“朋友肯定是朋友。”没等我们接腔儿，赵红旗先站了起来，很亲热地拍拍来人的肩膀，掏心掏肺说什么机密话儿似的凑近那个人耳边说，“昨天他们喝了两杯啤酒就吐了。这样行不行，他们一人喝一口，剩下的我来。”

“看出来了吧？”来人指指赵红旗冲我们笑，“大哥是个讲究人！”

“那是那是。”我们说。

“别喝多了，就一人一口。”小莫提醒我们。

我们一人喝了一口，赵红旗挨个端起我们的杯子，把酒喝光。

“我也喝三杯。”敬酒的人自己给自己倒酒，啤酒沫像花朵在他的杯子里面盛开了三次，未及凋谢就被他吞下肚去，接着说，“这晃旮穷山恶水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吱声！”

他刚回到座位上，另外一个人就走了过来，也是带着三瓶啤酒和一个空杯子。话也说得和前一位差不多。还是赵红旗替我们挡，我们喝一口，剩下的由赵红旗来。这一位又换来另一位，另一位接另另一位，每个人都过来敬酒，赵红旗、张景乾和小莫轮流上场，不时地，对方还会抢着替我们喝，我们三个人的杯子沾过多少人的口水，已经数不清了。但每次轮到我们三个人喝那表决心似的一口时，我们谁都没含糊。

午饭吃完，已经三点多钟了，为了醒酒，他们让老板娘沏热茶，厨师去市场买了一筐无核野枣，名字叫枣，实际上是微型的奇异果。

皮是绿色的，很薄，酸里面夹着甜味儿，是长白山山区的特产。

小莫揭张景乾的老底，说他以前是文学青年。写过诗，其中有一首他还记得，叫《山》：

这山望着那山
那山望着这山
这山觉得那山高
那山看着这山好
这山崇拜那山
那山爱慕这山
这山望着那山
那山望着这山
地老
天荒。

我们鼓起掌来：“真棒诶。”

张景乾的脸本来就是紫红色的，也看不出他有多窘。

“我谈恋爱的时候跟我对象动不动就来首诗，弄得她老崇拜我了。”小莫说，“结婚以后她才知道诗是景乾写的。”

下午四点半钟，我们终于要离开“甜蜜蜜”了，这时去学校已经来不及了，赵红旗带我们去看国营大煤矿。

国营大煤矿到底气势不同，井口有十来米宽，高度也差不多有十来米。这张大嘴把整座山变成了巨大的青蛙，沿着井口墙壁点亮的灯光，像一个个泡泡从青蛙的嘴里吐出来。

我们刚好赶上白班工人下班，几百个工人，戴着带探灯的安全

帽，穿着覆盖了煤尘的工作服，脚蹬着长统胶靴，手里拎着装着饭盒的网兜，从井口深处走出来，先是黑暗的一部分，然后从黑暗的背景中挣脱，朝我们走来。他们个个高大健壮，几乎都不说话，黑黑的脸让他们看上去既深沉又阴沉。

“这感觉太棒了！”周为激动起来，他盯着工人的模样儿，就好像他电影里的人物要从那中间跳出来似的。

方磊扛着摄像机在拍摄，有个工人经过他身边时，问他：“你们是焦点访谈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方磊回答。

赵红旗小莫张景乾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说着话儿，这时都转过头来朝我们这边望着。

“那你们是哪儿的？”

“电影学院的。”周为回答。

那个工人转身走开，跟另一个人说：“他们是电影学院的。”

随着他的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，某种紧张感舒缓开来，仿佛原本有个无形的巨大的系结，被扯开，抻平了。

晚饭我们又回到“甜蜜蜜”，中午变成了啤酒战场，大家都没怎么吃东西，进门的时候，发现老板娘和厨师在给我们包芹菜馅饺子，菜绿盈盈的，加了很少的精肉，看上去很清爽。

“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！”赵红旗跟老板娘说，“知道我惦记啥。”

“肚子里的蛔虫是宠物啊。”小莫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”老板娘笑骂，转身跟我们说，“买到山梨了，你们先吃几个，解解酒，开开胃。我这就烧水下饺子。”

山梨个儿小，皮糙肉硬，但味道绝佳，是很硬的时候摘下来，

放到一种特殊的蒿草里面捂熟的。

“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善解人意啊。”赵红旗咬了口梨，冲着老板娘笑，“你就像这梨，越捂越有味道啊！”

小莫的脚在桌子底下朝赵红旗踢，但却踹到了方磊的腿上，他疼得叫出了声，从椅子上跳起来。

“哎哟，对不起对不起——”小莫说。

老板娘跟厨师收拾好东西，回厨房去了。

“大哥啊——”小莫冲赵红旗说。

“一撅腚就知道你拉什么屎。”赵红旗脸沉下来，做了个让他闭嘴的动作。

“你拉完屎倒是痛快了，”小莫哼一声，“擦屁股的时候别找我啊。”

“在饭桌上呢！”张景乾敲敲饭桌，“文明点儿！”

小莫起身走出去，不一会儿带着一大把雏菊回来，他钻进厨房，弄了个大雪碧瓶子剪成的花瓶装着花，抱出来放到我面前：“送你的。”

“猪脑袋长犄角！”赵红旗哼一声，“净整那洋（羊）事儿。”

吃完晚饭回到小莫家的旅馆，赵红旗他们找了个人，组成了麻将局，周为方磊和我聊了会儿天。“甜蜜蜜那个老板娘要是能演我们电影里那个三陪，还真行。”周为说，“这个老板娘，成熟体贴，有心机，绵里藏针，对于一个初中男生来说，对付老板娘，就像小鸡跟老鹰叫板，戏剧性多强啊。你写的那个原来看起来也行，但一比较，就觉得有些轻飘飘的了。”

“她不会演的。”方磊低头看着小腿鸡蛋大的一块淤青，小莫那一下子还真是踢得不轻，他又接着说，“在这样的地方，演了三陪，

她还不得让人说闲话说死。”

“不一定非让她来演，但可以把那个人物朝这个方向改改。”周为问我，“你说呢？”

“行啊，试试吧。”

赵红旗他们打麻将打到了天亮，吃早餐时，没精打采，呵欠连天的。张景乾吃了饭直接去上班了，我们要自己去学校，赵红旗和小莫不肯。

镇中学走路也就十五分钟，建在一个山坡上面，有高高的砖砌围墙，进入大门前有几十级水泥台阶，进门后正对着大操场，大门口往右，麻将牌似的建着四排房屋，每排有八间教室，房屋中间有一条通道，通向后操场，后操场的两边，有长长的水泥砌的厕所。进大门往左边走，有一座二层小楼，是教职工楼。

校长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，矮，胖，既矜持又和善。来之前小莫说，她之所以能在校长这个位置上坐稳当，是沾了她派出所所长弟弟的光。

校长看了周为和方磊的教师证身份证，也看了我的记者证，她很认真地挨个打量我们，她不相信我们，但又找不出可疑之处。

“是个什么样的电影呢？”她问。

“就像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。”周为回答说。

校长没看过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但她显然听说过，电影的名字似乎也让她放心不少。周为又说了这部电影如何蜚声国际影坛，拿了多少大奖之类的话，绘声绘色是他的本事，别说校长，连我这个故事的原创者都忍不住顺着他现在的思路走下去，禁不住去想，真的啊，我们是可以拍成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的啊，那也不用“地下”了啊！

我们得到了校长的允许，去初二初三班寻找演员，学生们听说来了拍电影的，都炸了锅似的兴奋起来。先前的几个班都不理想，在初三（3）班，女班长听说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，脸涨得红红的，眼睛紧盯着我们，身子动来动去，唯恐我们的目光会错过她。

“我当然不会错过她。”事后周为跟我说，“这个女孩子张扬、卖弄、渴望名利，还有她那长相举止，再合适不过了。”

但他故意忽略她，目光停留在一个神情羞怯的女生身上。

“你愿意和我们谈谈吗？”周为问她。

她点点头，脸红得像苹果。

我们往外走，走到教室门口，周为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回头看看那个女班长，她眼泪汪汪的，仍然紧盯着我们。

“——你也来吧。”周为说。

女班长低低地叫了一声，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时，把桌椅弄出很大的响声。加入到我们阵营后，她紧紧地拉着羞怯女生的手，两个同学交换了一下又惊又喜的目光。

我们来到学校外面的水泥台阶上，校长被市教育局打来的电话叫走了，方磊举着摄像机对着这两个女孩。比较内向羞怯的叫孙甜，女班长叫张今芳。

“你们要拍什么样的故事？”张今芳问。

“拍的时候会有剧本。”周为说，“现在还只是看外景和选演员。我们有可能选中你们，也有可能选不中。”

两个女孩子沉默了。

“除了学习，你们有什么业余爱好？”周为问。

“我喜欢唱歌跳舞。”张今芳说。

孙甜没吭声。她是个小美人，很耐看。